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 
第六回 試真誠果明心見性 施手段許起死回生

話說林黛玉見了寶釵的書子，不勝傷感，乃命金釧兒點上燈來，拆去封皮，留神細看，乃是一首五言排律詩。仔細讀道：久結金蘭契，相憐絕世姿。

花前肩每並，月下步同移。  
午倦停針早，宵長罷繡遲。  
清談消俗障，雅謔解人頤。  
酒向怡紅品，茶憑櫳翠遺。  
海棠爭步韻，蘆雪戲聯詩。  
重建桃花社，重填柳絮詞。  
韶華驚半改，氣運歎中衰。  
雁序傷兄劣，萱堂賴母慈。  
望希家有鳳，誤娶嫂為獅。  
苦口拂吾諫，甘心受彼欺。  
兼葭欣倚玉，月老許牽絲。  
青鳥傳佳信，紅鸞近吉期。  
結縭矜得偶，梁疾忽生悲。  
瞥見金鸞惱，頻窺雪雁疑。  
絳軒虛好夢，湘館痛相思。  
沉我於歸日，當卿屬續時。  
焚巾憐妹苦，托鉢痛郎癡。  
紅葉句休賦，白頭吟敢辭。  
悠悠生死恨，只我兩人知。

俚句書呈  
顰卿賢妹妝次愚姊薛寶釵敘

黛玉讀畢，不禁一陣傷心，眼中流下淚來。此時，香菱已將自己的包袱看過收好了，走來見黛玉手持詩箋眼中流淚，忙伸手接來，仔細也讀了一遍。讀到「誤娶嫂為獅」之句，不覺觸起他的舊恨，也就眼淚汪汪的傷起心來。晴雯走了進來，道：

「你們兩個人又是怎麼了？對頭兒哭成紅眼媽兒似的。」香菱道：「這是我們寶姑娘給林姑娘寄來的一封信，所以林姑娘看了在這裡傷心呢。」晴雯道：「你念給我聽一聽。」香菱道：

「是一首五言排律詩。」晴雯聽了把頭一扭，道：「好容易盼他們一個字兒來，再不肯明明白白的寫幾句話兒，總是鬧什麼濕漉漉的，教人家連一句兒也不懂得。我就來了這幾年，也總沒個親人兒給我焚化些什麼，只記得那一年秋天，又不是年，又不是節，忽然小大奶奶他們在牌樓那邊得了一副冰餃殼，上頭長篇大論的不知寫的都是些什麼，說是寶二爺給我寄來的。」

我又不認得字，求他們念給我聽聽，誰知小大奶奶也認不得字，幸虧尤家二姨兒、三姨兒他們兩人，大伙兒湊著，這才結結巴巴的念了一遍，我也不懂說的都是些什麼，只記得有什麼芙蓉花兒朵兒的。」黛玉聽了，忙道：「是了，那就是寶二爺祭你的《芙蓉女兒誄》。那一年祭你的時候，我還瞧見了，那裡頭還有我替他改下的呢。這張字你還收著了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那時他們念了，我一句也不懂，求他三個給我講講，他們也不懂得。我就賭氣子疊了一疊，夾在我的樣本兒裡頭了，不知如今還有沒有？等我找一找去。」

說畢，便去拿了個針線筐籬來，取出樣本，翻了幾頁，果見有疊的一副冰餃殼，取了出來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打開一看，果然就是《芙蓉誄》，遂從頭至尾朗誦了一遍。晴雯聽了，歡喜道：「姑娘念的怪好聽的，他們那會子結結巴巴的，那裡念得成個句頭兒呢。我再央求姑娘替我講一講，這麼長篇大論的到底說的都是些什麼？」黛玉聽了，遂又念一句講一句，逐句講完。只見晴雯早已抽抽噎噎的哭成個淚人一般。香菱在旁用指頭兒在臉上划著羞他，道：「你這個呢，明兒個再敢笑話人不了？」晴雯著急，推他道：「人家心裡難過的什麼似的，你還好意思拿話惱人家來了。」黛玉講完，便依舊疊好，揭開樣本兒夾時，只見又有一副泥金粉紅箋，拿來一看，只見上面題著《雙調望江南》詞一首，細細的讀了一遍，遞與香菱道：「你看填的這首詞何如？」香菱接來，遂也朗朗的讀了一遍。晴雯道：「這又是第二次冬天得的，你也講給我聽聽。」香菱也就與他講了一遍。晴雯聽到「添衣還見翠雲裘，脈脈使人愁」，又復傷心起來。黛玉勸道：「晴雯姐姐你不用哭了，你仔細想去，你這就比我強多著呢。」晴雯拭淚道：「姑娘何苦來又說這樣話呢？寶二爺為什麼出了家，連寶姑娘、襲人一齊都撇下了，到底是為誰呢？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司棋走了進來。晴雯眼尖，忙將文詞夾在樣本內，早連筐籬端著走了。司棋笑道：「姑娘還沒有睡覺嗎？元妃娘娘和二姑娘教給姑娘道謝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怎麼不住在那裡和二姐姐多說說話兒？」司棋道：「我原要住在二姑娘那裡的，只是娘娘吩咐說，此處乃是仙家清虛之府，原不容男人們到此的，所以教我回來約束潘又安。又教我告訴姑娘，明日寫了回書早些打發我們回去，也是娘娘謹慎的意思。」

我想潘又安雖是個男人，他頭上長著幾個腦袋瓜子，敢在仙女們跟前無禮呢！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這也不過是避嫌疑的意思，我也方才教金釧兒吩咐他這個話來。我明日就寫了家書，打發你們回去也是正理。」司棋正欲回答，只見晴雯收了筐籬，怒容滿面道：「司棋妹妹，我有句話要問你呢。你幾時和你表弟鬼鬼祟祟的弄出事來，害的我好苦啊！今兒你們兩口子倒都得了好處，投到姑老爺衙門裡了。方才娘娘還怕潘又安那個小雜種子多事，他敢多一點事兒，我把他的筋還都抽了呢！」說的司棋紅了臉低了頭，不敢哼一聲兒。

香菱聽了笑道：「晴雯姐姐你何苦來，姊妹們好些年沒見面，況且他又是姑老爺、姑太太遠路風塵打發來的，你如何當著人就給人家個臉上下不來呢？」晴雯道：「菱姑娘你那裡知道呢，那一年太太攆了我，全是他們鬧出來的。姑娘，你問問他，他可教鴛鴦姐姐在太湖石背後捉住過沒有？那時，鴛鴦姐姐若剪直的回了老太太，早就水落石出的，那有後來這一場是非呢！誰知道鴛鴦姐姐又在他們跟前發了慈悲，忍在肚裡了。」

偏偏兒的冤家路兒窄，傻大姐兒又在太湖石背後拾了個香袋兒，上頭還繡著他們兩個不害臊的行樂圖兒，不知怎麼到了太太手裡，把太太氣了個發昏，好好的在二奶奶房裡特特的把我叫了去，大罵了一頓，說我長的容長臉兒、水蛇腰兒，妖精狐狸似的把寶玉都引誘壞了。這些話都是他老娘王善保家的嚼下的舌根，若不是前兒鴛鴦姐姐告訴了我，我一輩子再也不能知道太太攆我到底是為那一件事呢。幸虧老天爺有眼睛，後來二奶奶在他屋裡搜出真贓實犯來了。要不然，我就跳到黃河洗不清呢麼。」司棋聽了，無奈只得含羞央他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當著姑娘們給我留點臉兒罷，這也是我一時走錯了路，我也後悔不來了。好姐姐，我給你磕頭。」說著，便跪了下去。招的黛玉、香菱一齊笑起來，道：「晴雯姐姐，你們這也是前因、前世的緣故，他也不是有意害你。過去的事了，不用盡自提了。他知道他的不是也就罷了。」晴雯聽了，也由不得揀嘴的笑了，忙一手拉他起來，道：「我竟不知道你這個

小蹄子，鬧這麼大的鬼，真是『紅蘿蔔拌辣子』，看不出來呢！罷了，我也不說了，只教你老娘那個老婦媳提防著我就是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金釧兒進來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姑娘們還沒有吃晚飯呢。我預備了幾樣茶果，大家吃些罷。」說著，便搬那小炕桌兒。黛玉道：「就在地下桌子上罷，咱們五個人一塊兒吃著熱鬧些兒。」於是，擺上茶果，大家隨意吃了些，又說了一會閒話，黛玉方向司棋道：「夜深了，你也安歇去罷，我們也要睡了。」司棋答應了，便告辭了出去。晴雯送出房門，笑道：「司棋妹妹，你可要好好的約束你們那一個，這是天仙福地，你們老老實實的睡，忌諱著些兒，莫要不乾不淨的。」

司棋也笑著答應道：「你嘴裡也積點陰騭罷。」說著，各自去了。這裡晴雯笑著進來，鋪陳了臥具，大家歸寢。到了次日，黛玉寫了稟啟，又備了幾樣異樣的禮物，打發司棋夫婦回轉豐都，以及與尤三姐諸人，彼此往來賀謝，這些節目暫且不表。

再說賈寶玉與柳湘蓮二人在青埂峰下空洞內，每日將仙師傳授的口訣心法用起功來，倒也十分快樂。韶光荏苒，不覺三月有餘。這一日清晨起來，但見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湘蓮向寶玉笑道：「你我自從用功以來，雖覺太苦，然頗覺效驗，我只覺得近來氣爽神清，骨輕體健，飄飄然似有凌雲之意。我瞧你如今的容貌，也有個粹面盎背的光景了。你本來生的面如美玉，只因從前為富貴繁華所擾，卻少一段溫潤之色。如今看去真是羊脂白玉中透出一番寶色來了。名之曰寶玉，可謂名實相符之至了。」寶玉聽了，不禁大笑道：「柳二哥，你我弟兄素無戲言，今兒可該罰你了。」湘蓮道：「並非相戲，你不信，你去照照鏡子，可像你先前的樣兒不像。」寶玉聽了，果然取出鏡子來自己照了一照，也不覺喜形於色，道：「柳二哥，我今日始信『吾儒之道即仙佛之道』，總因世上的人為氣稟所拘、人欲所蔽，習焉而不察，終日迷於聲色貨利。及至迷的要死，又妄想仙佛的長生，豈不可笑呢！」湘蓮道：「到底寶兄弟是個極聰明的人，一悟就悟徹了。我想今日天氣晴和，咱們何不下山去逛逛。一則可以流通血脈，發舒精神；二則可以縱觀花柳，怡情悅性。這些日子咱們也太苦了。」寶玉聽了歡喜道：

「正合我的意思，你何不把鴛鴦劍帶上，到了寬闊敞亮之處試舞一回，小弟也領教領教。」湘蓮聽說，遂係了鴛鴦劍，將鬆鶴童子喚來，囑咐道：「你在家小心門戶，我們下山走走就回來的。」鬆鶴答應著，笑道：「二位師兄逛呢只管逛去，且莫要學那劉晨、阮肇誤入了天台，可就不能回來了。」二人聞言，一齊吆喝道：「胡說！等師父回來告訴了打你。」

說著，湘蓮便拉了寶玉的手，步出洞門，曲折下山，但見蒼松翠柏青碧接天，異卉奇花幽香撲鼻。二人下山，走了約十餘里，方見地平路坦。四顧一片桃花，彷彿武陵景況。寶玉大喜道：「柳二哥，我幼讀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，意謂是文人的曲筆，皆假設之詞。今日親歷其境，始信古人不我欺也。這裡寬敞，你就請舞起劍來，也可使桃花壯色。」湘蓮見說，便解下鴛鴦劍來，先走了個架式，便斜行拗步的舞了起來。只見一片寒光渾身盤繞，喜的個寶玉拍手叫好不絕。湘蓮舞畢收了劍，笑道：「有武者必有文備，但我幼而失學，詩詞上我卻不能，只好唱一隻《寄生草》與你聽聽。」寶玉越發歡喜道：

「如此更好了。」只見湘蓮手彈劍缺，高聲唱道：

舞罷鴛鴦劍，淒涼淚欲流！大荒山猛參得紅塵透。

沒來由死別生離驟，好姻緣何日方成就？空對著青天碧海兩茫茫，怎當他春花秋月年年舊。

湘蓮唱畢，寶玉聽了笑道：「唱的好，聲韻鏗鏘，惜無金石絲竹以應之耳。但只是曲中太覺感慨淋漓，恐不似我們出家人的口氣。」湘蓮大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這個話可又是鑿起四方眼兒來了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寶玉也不禁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咱們何不再往前去，一直把桃花的蹤跡追盡，看那裡到底有什麼人家沒有？我們也尋個酒肆，沽飲三杯以助清興，豈不更有趣呢？」湘蓮道：「也好。」二人遂又順著桃花又走了有數里之遙，隱隱的望見前面桃花影裡露出些樓台殿閣來。寶玉大喜道：「此乃荒山，怎麼又有這樣一個所在呢？真真的我們今日可勝過當日的陶淵明了。」湘蓮道：「我來此多年，也下山走過幾次，怎麼總沒見過這個地方呢？」二人一面說話一面走到了跟前。

忽見一條長河阻路，白湧碧翻。又尋至河灣窄處，恰一石橋，兩邊白石欄杆，直接到那邊縹緲飛樓之下。二人緩步上橋，迤邐行來，只見那邊垂楊影裡露出一帶粉牆，內有幾層飛樓，直插雲漢，蓋的十分華麗。及到粉牆角下，忽見一垂花門，朱扉半啟，曲徑通幽。二人止步，正在徘徊瞻顧間，忽見從裡面走出一個二八女郎來，風鬟霧鬢，環佩珊珊。見了他二人，並無羞澀之態，笑問道：「二位仙郎尊姓大名，來此何干？」二人聽了，只得正色答道：「小僧、小道乃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的徒弟，現在空空洞內修行。今因春光明媚，下山閒步，偶爾到此。不知此處何名，這等富麗，望祈神仙姐姐明示。」只見那女郎笑道：「此處乃天台山，樓上乃玉真仙子姊妹二人的往處。當日有個劉晨、阮肇採藥誤入此山，與我家仙姑姊妹二人綢繆燕好。自從他二人返棹之後，至今千有餘年，再無人能夠到此。今日二位仙郎忽然光降，真是三生有幸了，快請到裡邊奉茶。」湘、寶二人聽畢，嚇得呆了半晌，答道：「神仙姐姐，我二人因被癡情所縛，所以斬斷塵緣，來此悟道。雖蒙神仙姐姐雅愛，我二人斷然不敢從命。」那女郎又笑道：「二位仙郎如何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既然能夠到此，這就是真仙了，尚何道之可悟呢？況且你們斬斷的原是塵緣，此乃天緣，豈塵緣之可比。只怕你們錯過了機會，打著燈籠還沒處尋呢。」湘、寶二人聽了，只是再三的遜謝。忽見那女郎怒道：「你們這兩個沒福的東西，真正不識抬舉。你們既然來到此處，只怕也由不得你們了。」說著，便向頭上拔下一股金釵，向他二人迎面擲來，忽然化作一條五色彩繩，將他二人的脖項套住。那女郎拉了就走。湘蓮著了急，便欲抽出鴛鴦劍來割斷他的彩繩，只覺身不由己，手不能動。寶玉更不必說了，但覺兩腳前奔，收留不住。二人無可奈何，只得隨他拉到樓下，登梯而上。那女郎喚道：「二位仙姑，仙郎到了。」

但聞一陣環佩王冬玎，香風撲面，引得他二人不由的心蕩神搖，便連忙定性寧神，以理制欲。定睛一看，只見迎面站著兩位仙子，生得美艷異常，光華奪目，笑容可掬的道：「二位仙郎請坐。」只見那女郎將彩繩一提，他二人早已坐在椅上了，那彩繩仍舊化作金釵插在鬢旁，將手向窗外一招，早又飛進一個茶盤，托著四盞香茶，接了來，先賓後主分送畢，又向兩位仙子笑道：「二位仙姑，你看他兩個的模樣兒，長的可比當日的劉郎、阮郎何如？」只見那兩位仙子秋波斜睨，笑了一笑，低聲罵道：「癡丫頭，快去整備酒筵上來，別誤了千金一刻。」

那女郎答應了一聲，笑著接了茶杯，各自去了。

這裡二位仙子問道：「二位仙郎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

湘、寶二人正在寧心定性之際，忽承垂問，嚇得他二人不敢仰視，但躬身敬謹，答道：「弟子二人乃下界凡愚，一名賈寶玉，一名柳湘蓮，都因一念癡情不遂，故爾棄舍紅塵，入山訪道。」

幸蒙蒙大士、渺渺真人不棄，收錄門牆，原許下我們功行圓滿，包我們遂心如意的。此時雖蒙仙姑垂愛，我二人實實的不敢從命。乞二位仙姑慈悲，放我們回去，我們就焚頂無既了。」

二位仙子聽了，笑道：「你二人的心事，我們作仙人的早已知道了，難道我們姊妹二人反不如林黛玉、尤三姐兩個麼？你們若肯依從了我們，成就了好事，包管你們眼下立刻就與林黛玉、尤三姐相見，也不用等什麼功行圓滿。」湘、寶二人聽了，吃一大驚。心下暗想道：「若非真正的神仙，如何連他兩個的姓名都叫了出來呢？」二人忙立起身來道：「二位仙姑如果能使我們立刻就與林、尤二人相見，那時仙姑再有所命，無有不遵的。」二位仙子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有何難呢，遠在千里，近在眼前，你們瞧瞧裡間屋裡坐的，那不是他們兩個麼？」哄的湘、寶二人回頭一看。只聽二位仙子笑道：「在這裡呢！」二人忙回過頭來看時，那裡是兩位仙子了，果然就是林黛玉、尤三姐二人，端然坐在椅上。喜的個寶玉剛叫出「妹妹」的兩個字來，湘蓮忙喝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忘了仙師傳授的口訣了麼？所謂『致知在格物』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」寶玉聽了，恍然大悟。暗想：「林妹妹素日為人，就算他死後的靈魂，也斷不肯當著柳二哥與我相見，定是那個仙子的什麼障眼法兒。」心中一急，便將通靈玉摘了下來，望著林黛玉臉上打來。湘蓮也拔出鴛鴦劍來，望著尤三姐砍來。只聽得「嘩啞」

的一聲，猶如地裂山崩之狀，震得湘、寶二人一齊栽倒。

正在迷惑之間，只聽旁邊有人叫道：「二位師兄起來罷，師父回來了。你們快去告訴了好打我。」湘、寶二人醒了一會，睜開眼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鬆鶴童子。連忙爬起來，問道：

「你從那裡來的？」鬆鶴笑道：「你們看看這是那裡？」二人便望四下裡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空空洞的院子。寶玉看了發起怔來，只見鬆鶴輕輕的在他臉上彈了一下，笑道：「不害臊的，連妹妹都叫出來了。」二人這才明白，是仙師的幻術試探他們呢。羞的寶玉將鬆鶴啐了一口，忙將通靈玉拾了起來掛在項上，湘蓮也收了寶劍，只得跟了童子走進禪堂。

只見那一僧、一道對面坐在榻上，見他二人進來，一齊點頭贊道：「孺子可教也！孺子可教也！」二人忙向上叩見已畢，坐在兩旁椅上。那和尚向寶玉笑道：「我適才從青埂峰瞧見你所作的石頭詩甚嘉，你既知道你的來歷，我如今索性與你說明。

你原是女禍氏補天所剩的一塊頑石，當日原是我將你攜到昌明隆盛之邦、富貴繁華之地脫化為人的。指望你建功立業，裕後光前，像畫丹青、名垂竹帛。誰知你迷了本性，恃才任意，所以才有這番魔障。你與絳珠仙草原有夙緣，只因你二人性情皆倚於一偏，哀樂失正害和，故遭此一番顛沛。即柳賢契之事，亦皆類此。諺云：『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』。如今我二人反倒不能辭其責了。所以，前日下山，會見了四大部洲的眾仙，將太虛幻境內所有《紅樓夢》中應行釋放回生之鬼魂，俱已繕寫花名、事實冊，聯銜奏聞了上帝。奉批，尚須會同人間帝主面議後，另行降旨。俟聖旨一下，那時就是你們團圓之日了。」

湘、寶二人聽了不勝大喜，連忙拜謝。寶玉又道：「請問仙師，適才所說的絳珠仙草，莫非就是林黛玉的前身麼？弟子前蒙仙師從夢中引入太虛，也曾見過這株仙草，但不知林黛玉的靈魂尚在太虛否？」那僧笑道：「他是那裡的仙子，豈有不在那裡之理？」寶玉又道：「蒙仙師不棄，收錄門牆，已用過三月的苦功，不知此時肉身亦可重登太虛否？」那僧、道二人聽了，一齊大笑起來道：「人心不足，得隴望蜀，你二人的功夫不過才入正途，能夠正心誠意了，尚未到過化存神的地位，如何就想上登太虛呢！」寶玉聽了，正欲請問，只見鬆鶴走來稟道：

「後元洞的甄老先生來拜謁。」僧、道二人聽了，忙起身出迎。

但見甄士隱笑嘻嘻的進來，大家相見，揖畢就坐，鬆鶴獻茶。茶罷，士隱笑道：「二位仙師恭喜，前日眾仙合奏之事，蒙上帝已經允准，大約定期於本年七月十五日孟蘭勝會，釋放大眾回生，屆期只怕仙師們又有一番勞苦了。」那僧、道二人笑道：「出家人以慈悲為本，正當竭力，以廣皇仁，豈可憚勞。」乃向湘、寶二人道：「這位甄老先生你二人可認得嗎？」二人躬身答道：「久聞仙蒼，未獲瞻顏。」士隱笑道：「小弟姓甄名費字士隱，蘇州人氏，因小女丟失，家遭回祿，所以跟隨仙師到此，業已修成正果。前送小女魂返太虛，今聞上帝垂憫，賜令還生，所以特來謁見仙師，並與二位報個喜信。」那僧笑道：「方才他二人正然求著要往太虛一遊，可巧兒的尊駕就到了，你何不將他們成全成全，將來也好討個封號。」士隱答道：

「此事不須二位仙師費心，小道自有方術將他二人的真魂攝去，送至太虛，以完夙願。但他兩個的肉身，尚須仙師照應。」那僧、道一齊笑道：「這事你也放心，臨期我們也自有照應的妙法。」湘、寶二人聽了，俱各喜出望外。不知甄士隱有何方術能將他二人送往太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